

圣和通讯

第 8 期

2003 年 4 月

省委书记李源潮“五一”来我公司视察

“五一”节当天，省委书记李源潮在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的陪同下，上午十点三十分来到我公司新港生产基地了解生产抗“非典”药物生产情况，看望并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本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与王勇董事长亲切交谈

公司员工在劳动者的节日、非常时期坚守岗位，加班加点，保证防治非典药物的生产供应表示感谢，并向全省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李源潮一到企业就走进生产车间。他对工人们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是广大职工、劳动者的节日。因为防止非典传播的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组织大型纪念活动，但我们到劳动现场来看望大家。通过你们向全省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致以节日的亲切慰问。

公司董事长王勇向省市领导汇报了本公司抗“非典”药物生产情况，本公司有三个产品被列入抗非典治疗药物目录，其中注射用阿奇霉素是国家卫生部公布的七种抗非典药物的首选用药。现在公

司生产的抗非典药品供不应求，公司正动员广大员工加紧生产。李源潮书记关切地问：“药价有没有提高？”当王勇董事长告知李书记，尽管从省外采购的原料价格大幅上涨，但是我们出厂的药品价格一分没有涨。李书记非常

高兴，他感谢民营企业在关键时刻为全省和全国战胜非典所作的贡献，赞扬他们当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加紧生产、保证供应，同时顾全大局，保持药价稳定的思想境界。



在生产车间，省市领导向员工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受到员工的热烈欢迎，员工们对省市领导的关怀表示感谢。

乙酸，即可在 1 桶水中加入 5 调羹过氧化乙酸原液而成。

家庭中一旦发生非典型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时，要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进行消毒。



乱弹“非典”

一个幽灵在五月的金陵上空徘徊。

金陵的五月应是明媚而阴霾的，而一个叫做

“SARS”的怪物，用阴霾生生扼杀了明媚。日头东升西落、月轮阴晴圆缺，星移斗转、日复一日，天空的表情依然无辜；而天空底下的人群，捂得严严实实，只在苍白的大口罩外露出的眼睛，一双双，那般无奈。郊外应是草长莺飞了罢，江南早该花红柳绿、风景如画了罢；料我神州大地，原当生机盎然、熙来攘往了，只是如今非常时期，今非昔比，不

见往年节日盛装的风情万种，倒多了份沉重和压抑。自家也仿佛学了少年鲁迅，望着头顶四角的天空，神游八方却动弹不得，萌动已久的渴念和想往瞬间冰封。

“南京失守了…”仿佛一夜之间，城池告破，于是乎大街小巷，满城风雨，人人自危，状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兴许颇有些言过其实，但的确是一场战争，一场无声的较量，敌暗而我明，危险在空气中不断弥漫，流毒随分秒肆虐蔓延，金陵古城，神色凝重，众志成城，竭力抗衡。

谁都无法预言，下一个倒下的将会是谁，“非典”、“封锁”、“隔离”、“消毒”，似乎都成了敏感而时髦的字眼，人们彼此远离，无法靠近，恐惧而多疑，只能倚赖共同的信念，在持久之战中坚持。听说沪上开始流行一种说法，叫“守望相助”，也罢，也许空间的距离反而能拉近日益疏远的人心，也让自古多难的民族，再次聚沙成塔、经受一番考验和洗礼。

其实我们无法怨天尤人，没有永久的和平就宛如没有永久的灾难。21世纪的文明，复又遭遇中

世纪的战争和瘟疫，仔细反省，全是人类自身在追逐进步的同时埋下的祸根使然。潘多拉的盒子，早

在上帝赐福子民的同时就预备好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灾祸催人清醒，沉醉于风平浪静太久，必然幸福得麻木不仁，不妨借机清点过失，为来日的腾飞蓄势。

非典时期，非典生活，似乎也成就了一种非典的文化氛围。当报纸媒体惊呼非典挽救了现代文明时，我不禁会掩卷窃笑：此亦无非苦中作乐。当然，人们的茶余饭后多了些调侃谈资、手机短信增添了创意新段，可看着现实中人们的愁眉不展、闻着浓重刺鼻的消毒水味，总让人感到“乐不起来”。

口罩遮住了飞沫、阻断了病毒，也不觉横亘了言语。沉闷的时候，思绪翻涌。看街上攒动的五颜六色口罩，仿佛也成了流动的风景，街市冷清，而书市繁荣，报刊热销，自己每天平淡的上下班，也因与生产防非典药物挂钩，似乎霎时平添了救死扶伤的神圣感。

某日下班，看见一辆破旧的马自达上端端正正贴了张书写拙劣却也不失工整的“今日已消毒”毛笔大字，乘公交时又见身旁一眉清目秀小男生如何用餐巾纸和一次性口罩并小塑料袋将摘下口罩妥帖照顾，加上旁人和自己说话也都斯文了许多，腹中不由好一阵感动，终于感慨“文明如斯，人类兴盛指日可待”，至此我相信了SARS的正面效果。毕竟“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是少数，他们会为自己的懈怠负责。只是我自己，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也够累，不妨何时也被一并“隔离”了，浮生修得半日闲，神游书海，嘿嘿，到时兴许大家会见我斜倚高楼手捧闲书作一“V”字手势咧嘴对着各位微笑呢。

（诺微）

让心火引燃灯光—— 献给与SARS搏斗的人们



传说远古洪荒时期，在恐怖的黑森林中，人类的祖先曾经迷失了方向，陷入绝境。

危难之际，一位名叫丹柯的青年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燃烧的心，高擎着，如火、如茶、如帜，带领人们走出黑森林。

如今，在防治 SARS 的特殊战斗中，一批感人泪下、催人奋进的先进医务群体和个人坚守在危险的最前沿。



他们以科学的精神、非凡的勇气、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满腔的热情，恪尽职守，救死扶伤，为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献出了心血、汗水甚至生命的代价（截至4月29日，全国内地累计报告 SARS 病例 3303 例，而医务人员竟达 709 例，这个数据后面讲述着医务人员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相信在勇士们的努力下，SARS 笼罩的黑夜很快就会过去，“丹柯”们的心火正在照亮光明的道路！

然而，在政府、社会、医务群体共同努力抗击 SARS 的时刻，我们也听到些不和谐的杂音，那些对事实的谬传、对科学的非

议、对 SARS 患者、感染者、隔离者的抱怨和责难、对应尽社会责任的推托和放弃。这些杂音在全社会和医务勇士抗击 SARS 的主旋律面前显得那么的渺小、那么的猥琐。

疫情确实是可怕的，但我们应该以科学和理性对待，我们需要将彼此的“关爱”之情奉献。从媒体上看到中央财经大学一位教授讲的一个故事，可能对我们心灵的修炼有所帮助。

教授所在的宿舍楼因发现 SARS 病例而被隔离。他家对面楼上的住户人家只留下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的爷爷已经病逝。母亲染病，父亲也被送到医院。小女孩独自在家，每日三餐由人送到门前。小女孩室内的灯光被要求夜不能熄。教授每天注视着楼对面的灯光，起初的反应是自怨自艾，总是抱怨小女孩家“近在咫尺”。但几天下来，他越发觉得小女孩更需要关爱，“对这灯光，我已不再恐惧。我希望它一直亮下去。因为我知道，只要灯亮着，小女孩就还安全。这灯光，是生命之光！”

是的，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不已，那就是人间的真情。在这光明的前夜，需要我们树起人类尊严和精神的旗帜，担负起社会责任，共同勉励、努力搀扶着前行。对于隔离的人群，我们决不能冷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社会应该以各种方式关心他们的生活，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让心灵的沟通架起友爱的桥梁。对于 SARS 病毒的受伤者、受害者，我们决不能歧视，尽我们的力量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帮助，让团结友爱、扶弱济困、不屈不挠、共渡难关的民族精神弘扬光大。

用勇士们燃烧的火炬在心里面给自己和他人点一盏灯吧，用你的热情来供给世界的火光。我们不能做医护人员，但应该像他们一样拥有太阳一般的心；我们不是丹柯，但我们可以让这心灵里一点微弱的火光，照亮我们的希望，也给同样在暗夜中跋涉的人们一点温暖，也许，我们彼此这微弱的火光，正在孕育着明天阳光般的灿烂！

（注：丹柯，高尔基根据俄罗斯民间传说写散文中的人物，一位用心火带领人们走出黑暗的勇士）



山村漫笔

久居都市，就总有些莫名的窒息感，于是约了三五好友，丢开那些琐碎的事情到乡村畅游。

风从大开的车窗急速吹过，试着调整呼吸，却似乎成瘾般，任胸部剧烈起伏——许久了，不曾呼吸这种纯净甚至是纤尘不杂的空气——树木、野草，夹着泥土的气息……

对于乡村，本来并不陌生，但是不觉间却日日的在城市的奔波中，在都市的繁忙中渐渐疏离，似乎在记忆深处中都难以搜寻。车窗外那些矮小的房子，那些连绵不断的群山，那些还是翠绿颜色的稻田，配以暖阳微风倒还真是颇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乡野味道。

为我们做导游的是同去的一个朋友的小叔，虽说辈份不小，但事实上他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男孩。他跑在最前面——声音很大的介绍着各种草木的名字，似乎我们对任何植物都没有认识一般。但我清楚的看到每人脸上的笑容都很灿烂，被他的纯朴、可爱感染。置身山林可以看到草丛中有许多不知名的、颜色很美丽的花，似乎脆弱又似乎坚韧——有种脱离凡尘的清新。是那种玫瑰和百合无法比拟的清纯，那是一种纯纯的质朴。或许生活这样的环境中的人们其实远比城市的人们无知和平凡，但是他们却有一份世俗中的我无法触及的高贵。

在山里随意的走走，也是一种享受。似乎在经历又一次的轮回，在感觉恍如隔世的刹那，似乎又回到儿时，似乎又拥有了那份在很早以前失去的不谙世事的纯真。之后，就如同很老的歌中唱的，太阳下到了山的那一边，夜色开始弥散。对夜是很习惯的，城市中，习惯了辗转反侧，习惯了在很深很深的夜里，伏于书桌，写下疲惫的心情。吃罢晚饭，抬了张桌子，几个朋友围坐在小小院子的葡萄架下，悠闲而随意，甚至是有几分恬适了。

乡村的夜是很凉的，有句话叫夜凉似水吧。以此来形容再贴切不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都不再说话，夜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也许人们都劳作了一天，很累了，此时，在这月色十分淡的夜里，沉沉的入梦了吧。只听见风很轻，很轻……

不知道是谁提议说，我们出去走走罢，大伙又都活跃起来。仰望天空的时候才发现乡村的夜空实在是城市的黑夜无法比拟的美丽，美得让人有几分震惊。那夜空比城市来得高，来得远，来得深邃。

那近似墨色的天空中缀满了无数星子，或明或暗的遥相辉映着。于是就这样站在夜色中，久久无语。

有流星，闪亮着从天边划过，极耀眼、极短暂，极灿烂……在如水的夜色中我们都忘记要许下心愿。突然所有的感觉中只浓浓的感动了。泪在不及制止的时候迅速滑落。似乎明了，似乎顿悟，似乎在痛苦的挣扎之后，释怀了太多的心情。

长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解散了，在风中浮动。朋友说，我那一头长发在黑夜里看来实在象个游魂，游魂就游魂吧，游荡于原野之上，徜徉于星空之下，又有三五好友为伴，能做个游魂，恐怕我也此生无悔。

乡村、夜色，又想起白日里那林间不知名的花草，又想起那小男孩有几分羞怯的笑，又想起

起刚才闪亮过的流星，想起我们要寻找的一份纯粹的心境。

其实，不论在乡野，还是在都市，重要的是一份心情。来乡野寻找真纯，在乡间，在夜色中感动，之后，就不要把它丢弃于乡野吧，明天，我们应该要带着这份纯真归来……
(端木若雨)



繁忙过后，朋友问我此时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我斩钉截铁的回答：回**家**。这并非草率或敷衍的回答，而是我的绝对意识。

中国的汉字成千上万，倘若将这些汉字变成星星挂到天上，必然会形成令彼此眼花缭乱的天空。然而，即使如此多的汉字，多的头晕目眩，对于我，对于这个还有一朵毛发仍带有孩童气息的我来说，只对“家”情有独钟。在许多的汉字中，我诚实的选择它、热爱它、憧憬它、迷恋它、依赖它、关怀它，它是我个人的天堂，我将所有奉献给它；当然它也把最大的关怀献给了我，以及我最爱的人们。

家是最有权利解释归宿二字的词语。直至今日，我只感受到了一个家，一个真正的家。但在我的心中，人的一生应该有三个家，三个不同的家。

第一个家，是座幸福城堡，城堡里面住着我，住着爸爸、妈妈还有一条杂种狐狸犬。那时我还年少。最开始，爸爸妈妈把只有他们半个胳膊高度的我抱进了这座城堡。那时我还不懂事，整天除了哇哇的哭，就是格格的笑。虽然不懂事，也不明白人究竟是什么，但进入城堡时，我坚信我一定愣住了，对着陌生的全新环境所心音。妈妈用暖暖的胸膛包着我，爸爸则兴高采烈去收拾床铺，城堡里已布满他们很早准备好的婴儿用品。那时，我给这座城堡起名叫幸福。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幸福城堡以它最温暖的怀抱包容了我前半生的一部分。当然，我又格格的笑了。我就是在这样一间不大不小的平房，伴随着父母关心的呵护，心疼的责骂，一点点的成长起来。幸福城堡所给我的记忆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应有尽有。或许有人会说家应该只有甜，不该有酸苦辣，但我可以大胆的说，没有酸苦辣却惟有甜的家根本不成家，只有酸



甜苦辣四味一应俱全，那才是名副其实、响当当的一个家。

或许，我大部分的甜都集中在五六岁的幼年时光里，我相信许多人的甜都集中在这段时间。那时，我刚刚

懂得了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学会从一数到一百，学会简单的加减法。妈妈去接我下幼儿园的时候，总是踩着单车，然后把我抱到后面，笑着命令不许乱摆脚，我就遵旨般的将一对小手牢牢的握住车后坐；我更喜欢爸爸来接我，因为我可以蛮不讲理的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来接送，我总是有点意料之中的收获，比如我看见路边的雪糕好吃，就喊妈妈我要吃雪糕；看见路边的商店，就喊爸爸我要吃罐头、要吃糖、要橡皮泥、要田字格、要铅笔橡皮，这后面的一些东西都是当时我瞧见幼儿园里小朋友手里拿的。父母是经不住小孩子撒娇的，于是每次从幼儿园回来，我总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收获。拿着意料中的收获，我便急着回家，急着回去玩家里的玩具，或者新买来的东



西，然后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动画片，最后在父母的左拥右抱下睡觉。那时的我可以肆无忌惮的撒娇，哭着喊着要东西，比如后来的电动火车，还有什么叫不上名堂的新玩意儿。

后来，上小学了，接着上了中学，人也不知不觉的懂事了。家不再像幼年时那样娇纵我，有了许多管教，当然这都是家在为我将来人生道路的平坦做打算，所以它仍旧是我从前的幸福城堡。再后来，平房被拆掉了，我清楚的知道有些回忆是难以找回了。

总之，第一个家是幸福的，在这座城堡中，我不必去担心任何事情，它随时随地的宽容我。直到

我走出幸福城堡的门，走向通往第二个家的道路，我开始留恋从前那个家，那个随便任由我放肆的家。回忆它的种种，记挂它的种种。

在我没到达第二个家的路上，四周充满了寒冷，充满了阴暗，随时有豺狼猛兽扑出来的可能。老天对我说，孩子你要找到第



二个家，就需要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没有它，你这一在我慌乱的时候，我发现了此生最爱的女子，老天对我望到第二个家的影子了。

第二个家，是责任城堡，城堡里面住着我，妻子还有儿女。

这座城堡我还未遇到，但如今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想象它，它应该是我人生旅途上最重要的一座城堡，在它的里面，我将学会非常多的东西，甚至受益终生的。无论是男是女，总要为这座城堡负上必要的责任，男人就需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要保护它以及住在里面的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任务。这种责任并非完全辛酸的，这辛酸的背后却是无限的荣耀以及甜蜜。只要有家为我当依靠，我不怕任何辛苦，要用这种辛苦来使家人获得幸福。纵使工作再苦再累，钱多么的难赚，工作时遭受了多大的苦恼、多大的不顺利，只要一进家门，闻到扑鼻而来的饭香，听见老婆温柔的说：你回来了，洗洗手吃饭吧；听见儿子顽皮的叫一声爸爸，所有的辛苦、烦恼、暴躁顿时化为乌有。当你见到家人为你的归来而笑逐言开时，那种感觉不仅仅是温暖，也是多么大的一种满足感啊。

虽然世界变得很可怕，让人终日提心吊胆，可我不怕，因为在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能够完全包容我的家，还有非常爱我的人。老婆温柔的给我捏肩膀，一边唠叨一边嘘寒问暖；看着儿子坐在地上像我小时候一样的玩电动玩具，我会长长的出一口气，明天一定要继续努力拼搏。当男人心甘情愿担当起了家庭支柱，体验到那份家人都要依靠自己的责任感，又认为一切全都值得的时候，那么他才是真正的成熟、真正的伟大，随之而来的是数之不尽的满足。试想想，如果一个男人连最基本的家都承担不起来的话，简直糟糕透顶。

我喜欢用自己心血拼搏来的财富给家里添加东西，哪怕只是一台电视机、CD机，只为时时刻刻看见家人幸福的微笑。

待我们这对夫妻双双退休后，看着亲手抚养成人的儿子与未来的儿媳妇走进结婚礼堂时，标志着我已彻底告别了第二个家，逐渐进入第三个家。或许，从我的第一颗恒齿脱落起，便告别了第二个家。

第三个家，是座欣慰城堡，城堡里面住着我和老伴儿，还有……子孙满堂。

这座城堡我同样还未遇到，但我觉得它有特殊的意味。如果说人生是一辆旅行车的话，我们在车上看遍了美好的风景，那么如今，车也该即将到达终点了。这座城堡没有多余的负担，是上天赐给人们最大的恩惠，它只要你尽情的去享受，享受孩子的孝顺、享受谈笑风生、享受回忆从前的点点滴滴。



我从单位退休了，也放下了家庭支柱这个伟大的职责。每天牵着老伴儿的手去公园晨练，再不就趁着孙子放暑假，咱们老少三口去躺北京天安门，然后来个合影留念，或者去国外走走，看看金字塔、阿尔卑斯山究竟是啥模样。

有家，我不怕风风雨雨，因为我知道只要回到家中，一切的风雨都不必害怕了。家，是我真正的天堂。

（蓝海的阳光）